

三江热议

## 有多少“夺命网购”与你我擦肩而过？

斯涵涵

7月9日，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21岁女孩小芳(化名)被自己网购的银环蛇咬伤，随后身体不适送医，经全力抢救，小芳仍无法自主呼吸，11日转往省人民医院治疗。 7月17日《华商报》

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缺乏基本的安全常识，小芳已经为此付出惨重代价。但在一片责怪、嘲讽声中，思考当不限于此。

虽然卖家明确告知银环蛇有毒，并问她购买用途，得知是泡酒后才发货，貌似尽到了相关责任，其实不然。网购银环蛇触犯《邮政法》《快递市场管理办法》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和《刑法》等多项法规，理应追责。

事实上，网购银环蛇仅是网购交易乱象的一隅。不难发现，在京东、淘宝等电商平台，众多商家发布售卖活体毒蛇等信息，买家可以轻易地买到各种匪夷所思的有毒动物，买卖、寄递活体动物的交易大量存在。正是由于交易双方、电商平台、快递公司的重重失守，才导致伤亡悲剧的发生。

值得追究的是，卖家何许人也？是否具备相关资质？又是如何将银环蛇交与快递公司的？电商平台对于此类危险交易为何没有尽到把关、制止的责任？而快递公司倘若知情，就属于知法犯法，违章操作；倘若不知情，就没有严格执行当面查验货物的规定，致使危险品畅通无阻。无论如何，快递公司都难辞其咎。

有多少“夺命网购”与你我擦肩而过？希望有关部门查明原因，厘清责任，依照法规严肃处理。

## “标题党”的实质是媒介素养危机

毛建国

“重磅消息”“令人震惊”“转疯了”……如今，一些“标题党”为了吸引眼球，常常使用各种耸人听闻的词语，影响网络新闻环境，浪费很多人的阅读时间。近日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，对2018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日常浏览新闻时，47.6%的受访者直言经常遇到“标题党”，41.5%的受访者有时会遇到。81.8%的受访者直言反感“标题党”。要减少“标题党”新闻，69.6%的受访者建议平台加强信息监管。 7月17日《中国青年报》

“标题党”并非新媒体的特有产物，在传统媒体独领风骚的时代也有，但两者是有区别的。传统媒体讲“标题党”，更多是指故意利用反常、刺激、爆点来吸引眼球，忽视具体的事实，甚至无中生有地把“人咬狗”做上标题，就是“标题党”。但传统媒体的标题，是忌讳雷同的。

新媒体的“标题党”并不是这样。相对于传统媒体，不仅在标题制作上更加追求耸人听闻，而且只要出来一个流行句式，就立即采用“拿来主义”。譬如“独家”“重磅”“震惊”“转疯了”这样的词，频频出现在新媒体上，不是一家，普遍使用，无节制无底线地使用。对于传统媒体人来说，即便也有“标题党”之心，面对这些明显打着别人烙印的词，还是不好意思直接借用的。原因就在于传统媒体是讲素养的，低级复制中看不到应有的素养。

其实新媒体也未必不想做出独到的、能够引人入胜的标题。当然，也不排除由于时效影响，没有时间好好想标题；还不排除由于产权对标题保护不够，复制不需要成本；更大的问题，可能还是受制于能力，有想法无办法，没法做出漂亮的标题。这其实就是素养危机，能力和道德双重问题，是新媒体的大病和通病。

这段时间，有关新媒体抄袭与洗稿的话题，一直高烧不退。抄袭与洗稿的背后，有道德的问题，也有能力问题。很多新媒体从业者，根本没有能力拿出有质量的原创文章。同样使用键盘，既然因为能力问题用不了中间的键，那就只好用左下角的键，进行简单复制粘贴。加之当前对原创文章的保护，还存在种种认识和细节问题，成全了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。

## 图说世相



投稿邮箱 nwbppjpl@163.com

严勇杰绘

# 3年收到上报红包45万余元、礼物16万余元 浙江大学明州医院全力打造“无红包医院”

看病做手术要不要给医生塞个红包，是许多患者和家属纠结的问题。为了“放心”，不少人会选择给，少则成百上千多则上万元。然而在浙江大学明州医院，这些红包最终还是回到了患者手上。

近日，记者从该院的一份党风廉政红榜上看到，在2015年至2017年3年间，全院共收到上报红包450180元，礼物356份价值164340元，此外还有大量感谢信、锦旗和牌匾。

“治病救人是医生职责所在，红包是不应倡导和默许的。”据该院行政副院长陈华娟透露，每个月的中层会议上医院都会强调红包问题，也会通过表扬先进来鼓励更多医护人员对红包说“不”，营造“无红包医院”的良好氛围。

### 骨科名医徐荣明2年上报红包96400元

在浙江大学明州医院的党风廉政红榜上，排名第一的是骨科中心主任徐荣明。2016年至2017年两年，不算退回的购物卡，光拒收的红包就上报96400元。2018年上半年，又上报红包2.8万余元。这些年来，对大小红包，他的态度都很明确：不收。

但不收也有不收的技巧。从医40年，徐荣明深谙部分病人的心理，医生收下红包相当于给了他们一颗定心丸，“我就先在办公室放几天，等手术做完了再退回去。”

有一类红包总让他心里不是滋味：一些贫病交加的病人，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，病情也因为没钱治疗而一再升级，却还是坚持要给医生红包，“都说医者父母心，这样的钱怎么能收啊，收了怎么对得起这一身白大褂啊？”徐荣明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变这些病人对医生的误解。

然而总有不少病人坚持要给。有时被逼急了，徐荣明也会跟他们说，不用给我钱，我挣的比你们多多了。虽是玩笑口吻，但也是大实话。2001年，美国留学、任职多年后归国的他，被聘为浙江省首位年薪制医生，当年他的年薪相当于普通医生的4~6倍。

高薪让徐荣明自豪，红包却让他不受用。“相信我，就

配合我的治疗，而不是偷偷摸摸塞给我一个红包。”他告诉记者，自己眼下最大的梦想就是做好本职、带好团队，让更多骨科病人不出本地就能看好病，“不少颈椎病、脊柱侧弯患者和我谈，因为相信我，他们没有跑上海去开刀，结果不仅治好了病，而且省钱又省事。这也是我最高兴的事。”

“红包是肯定不收的。当然，‘小礼物’可以啊。”徐荣明风趣地说，其实他也拿了病人不少东西，患者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每次他都高高兴兴拎回家了，这些东西不贵重却饱含心意，让他感觉自己被病人看作自己人了。

### 大专家和年轻医生均对红包说“不”

在党风廉政红榜上排名继徐荣明之后的也是两位响当当的专家——肝病科主任徐长风和眼科中心主任周谷平，两人分别上报红包69300元和53180元。

两人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，常有本地及外地的患者慕名前来。每当病人家属递上红包，两位专家都会当场拒绝，一方面晓之以理，告诉他们这是医生不该拿的钱，一方面动之以情，住院要钱、手术要钱、术后康复也要钱，不如把这些钱花在病人身上，病人早日康复是大家共同的希望。

有时患者过于坚持，两位专家也会先“妥协”，转身就让科里的年轻医生用这钱给病人交了住院费。许多病人

直到出院才知道，医生的用心手术、悉心关照、殷切嘱咐，都跟红包没有丝毫关系。

在浙江大学明州医院，大牌专家纷纷拒收红包也给年轻医生作了很好的表率。耳鼻喉科的赵凯医生今年3月中旬拒收了一个10000元的大红包。“那是跟家属进行例行术前谈话时家属塞给我的。其实那个手术对我们来说是小手术，只是家属比较紧张，认为要给医生塞个红包，医生才会更尽心。”赵医生回忆。

手术在即，赵医生没有时间跟家属说太多。他将红包交给护士长后就进了手术室，次日又填了上报表格。此时，他才瞟了一眼红包金额：10000元。这事很快就被抛诸脑后了。当记者就此联系他时，他想了许久才想起来。

### 全力打造“无红包医院”

在浙江大学明州医院，“不收红包”已经日渐成为广大医护人员的共识。院领导也想了许多办法来打造“无红包医院”。

院内大小会议上，“红包”是个高频词，时刻给一线临床人员敲响警钟；院内文化建设中，“无红包”也是一项重要课题；每月、每季度、每年度，个人和科室上报红包的情况都要排名，先进典型会被重点表扬；医务人员的薪酬高于行业平均水平，也让他们更有底气对红包说“不”；此外，院方还开通了社会监督热线83009300，以及时发现并处理医护人员收受红包的问题。

陈华娟副院长表示，浙江大学明州医院作为宁波市规模最大的一家综合性民营医院，一向以公立医院的标准甚至是高于公立医院的标准来要求自身，但不少市民对民营医院仍存在误解。院方希望通过树立“无红包医院”的形象改变部分市民的偏见，成为行业标杆和业界典范，更好地保障一方民众的健康。

童程红 黎燕